

天师执位

樊落·著

TIANSHI
ZHILWEI



相思露角、五行照灵、
复生咒语、四柱十灵……
三流小天师和亲密『同居人』
配合默契破解一系列诡案。
正当两人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继续时，
以背叛与谋杀结局的
前世却逐渐摊开在他们面前……

北方文艺出版社



TIANSHI
ZHIWEI

天师执位

樊落●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师执位：全2册 / 樊落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17-3030-9

I. ①天… II. ①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7783号

天师执位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樊 落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孙东博
特约编辑 / 邓萍萍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冯宏霞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2.5
字 数 / 460千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4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30-9

目录▶▶

CHAPTER 01

【谁杀了知更鸟？】

001

谁杀了知更鸟？是我，麻雀说，用我的弓和箭，我杀了知更鸟。

谁看见它死去？是我，苍蝇说，用我的眼睛，我看见它死去。

谁取走它的血？是我，鱼说，用我的小碟子，我取走它的血。

谁为它报丧、掘墓和举行葬礼？

是我，少女说，用麻雀、苍蝇和鱼的骨头铺路，我将从亡者之国归来……

CHAPTER 02

【凶手的目标是将军的小妾】

075

我已别无选择——

痛苦吞噬着我的骨血，嫉妒蚕食着我的灵魂。

请挖出我的双眼，使它们不再追寻你的身影。

请割掉我的舌头，使它不再倾吐对你的爱意。

请斩掉我的双手，使它们不再将你紧紧拥抱。

请砍掉我的双腿，使它们不再奔向你的身边。

请刺穿我的心脏，使它不再只为爱你而跳动。

如果我从未遇见你。

CHAPTER 03

【黑夜里亡者在歌唱】

147

多少个夜晚我们不能安眠

我们醒着守着黑暗。

我们小声交谈，七嘴八舌，

嘲笑那些想要复活亡者的活人。

那是活人的野心。

而在这一夜夜里，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能重新安眠。

CHAPTER 04

【局】

215

是什么操纵着充满杀机的迷局？是什么让男人堕落暗夜不能自拔？

又是怎样的欲望驱使灵魂染上恶魔的颜色……

爱和恨之间只有一条很细的界限，如果要跨过去，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终局，没有一个胜利者！

CHAPTER 05

【狐狸死于凶杀】

297

“我诅咒你，每一次你都将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这是对你无情的惩罚。轮回不息，诅咒永无休止！”

冷森的话语在耳边回荡，岁月千载，那声音一如当日般狠厉。

CHAPTER 06

【被选中的祭品少女】

371

黑影从海水深处走来，看着人们，

眼睛闪烁着蛊惑人心的暗光，嘴唇带着致命魅惑的毒香，

像黑夜里的深水精灵，又像正值花期的罂粟情人。

满足人们心底最不能见光的欲望。带走被献上的最鲜活的祭品。

千万不要跟魔鬼交易。

CHAPTER 07

【被谋杀的神和谋杀神的人】

449

他是高傲的北海之神，因对强者的心心相惜而出手相助，

谁知那人折了犀角，以犀为刃，趁他乏顿不备之际，将之刺进他的胸膛……

胸口的血随刃锋流出，汇入喧腾的海中。碧波汹涌，厉风如刀，

一切终被海浪吞噬，但他死、不、瞑、目！

谁记得，谁忘记。

万年时光轮回的，却不只是当年的你我……

▶▶▶ CHAPTER 04【局】

爱和恨之间只有一条很细的界限，
如果要跨过去，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以下内容衔接《天师执位》上册！请继续欣赏——

聂行风跟陆婉婷把车一路飙回了公司。张玄站在楼下，见他来，看看手表道：“啧啧，你下次开坦克来好了，一定更威风。”

聂行风开门让他上车，问：“还在生气？”

“把背后灵召走我就不生气了。”说实话，他不可能真生聂行风的气。没人会跟钱过不去对不对？不过，该有的待遇还是要争取一下。他也有隐私权的，不能什么都让身后那个阴森森的侍卫神看到。

“等事情都解决了好不好？”

“只两天！”给董事长面子，张玄见好就收，换了话题，“董事长，你觉得我们现在比调查员都敬业，哪里有凶杀哪里去。不如以后我们合作开私家侦探社吧？”

“好啊。”聂行风笑了。只要张玄喜欢，他不反对。

按照魏正义给的地址来到现场。其实不用看地址也能找到，那地方根本就存储在聂行风的记忆里。他本以为凶杀记忆都是韩潍假造的，没想到老汪真的死了。

“看来韩潍的运气不像他的催眠术那么好，被烧死不算，还成了一堆白骨。希望老汪的死状别那么恐怖。”

事实证明，没有最恐怖，只有更恐怖。

当看到一副完整的人体白骨平躺在土坑里，全身骨缝都渗满了泥沙后，张玄立刻跑去远处干呕。聂行风不放心，追上去说：“要不你也喝符水，也许会好些？”

“喝符水是你的专利。”张玄蹲在水塘边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说。

很古怪的气息，腐烂而邪恶。从事天师一行这么多年，张玄还是头一次这么失态。看来陆天安不仅操纵傀儡杀人，所操纵的这家伙还特别厉害，这到底是什么能力，可以把尸体化成白骨？第六感不关照，张玄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只好说：

“你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我在这里等你。”

骨骼是住在附近的小孩玩耍中无意发现的，埋得并不深，法医初步判断，被害者后颅骨断裂，还未断定这是否致死的原因。而被害者的左腿生前有接过骨的痕迹。聂行风曾听老汪说过他的左腿因车祸骨折过……

“董事长你看，这是在他的手骨里发现的。纯金的耶，凶手一定很有钱。”魏正义把证物袋拿给聂行风。他在张家赖了两天，还真把张玄当师父看了。师父的董事长当然就是自己的董事长，于是这称呼越叫越顺口。

证物袋里是一粒纯金纽扣，扣眼上还缀着丝线，显然是死者被害时拼死拽下来的。能用这么昂贵纽扣的人不多，聂行风很自然就想到了陆天安。

“他的后颈椎是怎么断的？”

“应该是被棍棒之类的东西击断的，一棍致命。可是从他纠结挣扎的状态看，又好像是被活埋的。还有，泥土都渗进他的骨缝里了，凶手一定对这具尸骨做过些什么。”

“请程菱到调查局去一趟，也许她会认识这粒纽扣。”聂行风说完就转身离开，不想再多看一眼。就像张玄每次看到骨骼都出现不适一样，他每次感觉到的则是深深的不安。

接到魏正义的电话，程菱很快就赶到了调查局，她今天的气色看起来很不错，一袭长裙把身材勾勒得苗条修长。

见聂行风和张玄也在，程菱一愣：“我叔叔又找你的麻烦了？”

魏正义请她坐下：“与董事长无关。我们请你来只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种纽扣？”

看到证物袋里的黄金纽扣，程菱惊讶万分地说：“咦？这是我叔叔一件燕尾服上的扣子。那件燕尾服是他刚从国外定做的，由世界著名的裁缝手工缝制，听说连扣子都是在名工匠那里单独定制的。国内目前应该还没有同款的。他前几天还穿它出席过酒会呢。”她的眼神在魏正义和聂行风之间打转，很紧张地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怀疑他跟一宗凶杀案有关，所以请你协助调查。”

见魏正义对程菱开始做正式讯问，聂行风退出房间，忽然想起一事，问张玄：“你换香水了？”

“是啊。”张玄奇怪地看他，“我最近在用你送给我的那款，怎么了？”

“没什么。”

半小时后程菱出来，见她的手因紧张发着轻颤，聂行风说：“不好意思，是我让调查员请你来做确认的，没吓着你吧？”

“没有。我还好，就是不太敢相信叔叔会杀人。”程菱勉强笑笑，“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那要问他自己了。不过如果能借此机会将他绳之于法，对你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七】

鉴证结果证实那具才发现的骨骼果然是老汪的。

次日一早，张玄还在吃饭，魏正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他已从局长那里弄来了搜查令，准备去陆天安家搜查，希望张玄一起去。

张玄看看正在镜前打领带的聂行风，拒绝道：“老大，我是聂氏董事长的助理，不是调查员。你去执行公务拉着我干什么？”

“因为师父你的副职是天师啊，不叫你叫谁？你放心，费用我来出，外加出差费、汽油费、旅途劳顿费……”生怕张玄拒绝，魏正义立刻把好处一条条列出。这

段时间他算是吃够苦头了，想到陆天安可能会是幕后BOSS，身后没有天师壮胆，他怎么敢去硬碰硬？！

张玄的眼前顿时钞票满天飘。再次偷眼看聂行风。有钱他当然想赚，可也要招财猫点头才行，别忘了人家才是董事长。

“你去吧，公司的事我让别人处理。”早从张玄的元宝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心思，聂行风打好领带，转身对他说，“不过，记得小心。”

“放心吧，我有侍卫神助威！他整天在刀上充电，必要时可以当电棍用。回头我给你电话。”敕令一下，张玄立刻来了精神，几口吃完饭就拿起外衣跑了出去。聂行风看看颜开，他也一脸黑炭地跟去了。

聂行风吃完早点开车去公司，车开到一个拐弯处，突然眼前一亮，白雾似的怪影冲到前窗上，一只手穿过玻璃向他用力伸来。

又是她！手臂靠近，聂行风下意识地抬手挥拨，腕上的“S”印记从衣袖下显露出来，顿时传来一声痛苦的嘶叫。白影在金光下变得浅淡，突然，跑车不听使唤地向前飞速开动。

聂行风用力把住方向盘，叫道：“松手，再坚持下去，你也会一起消失！”

“救他……救他……”丝丝断断的话音，低回婉转，充满了绝望。

聂行风好半天才听懂，急问：“救谁……”

再没有回答给他，白影变成灰雾消散了……聂行风缓缓停下车，心念一转，忙猛打方向盘向陆宅奔去。

陆天安的家是栋三层小洋楼，地角很偏，附近几乎没什么人家。陆家人似乎都喜欢在僻静偏远的地方建房。聂行风刚把车开近，就听到有枪声传来，他忙跳下车奔过去。陆家的正门大开，走廊里一片狼藉。他走进去，见的窗帘都拉上了，房里显得很阴暗。身后传来脚步声，聂行风回过头，见是常青，他的手里还拿着枪。

“张玄呢？”

“不知道。陆天安那浑蛋一开始装作很合作地让我们搜查，谁知等我们进来他就突然开枪拒捕，跟着就逃掉了。这房子建得很古怪，我们只好分头找。”

拒捕？这是个聂行风没想到的答案。只靠一粒纽扣很难告倒陆天安，可是拒捕却会把案子做实。陆天安该明白这个道理。

聂行风转身跑上二楼，常青连忙跟上。二楼更阴暗，聂行风刚奔到一半，就看到黑暗中有个戴着鬼面的影子猛扑过来。常青惊吓中没踩稳楼梯，摔了下去。聂行风忙去拉他，谁料身后一股大力涌来，将他推下楼去。

跟之前一样，常青再次以昏迷结束战斗，聂行风却在翻滚中触到了楼梯扶手的某处。顿时沉闷声响传来，前方的墙壁向旁边滑开，露出一条长廊。

没时间理会常青，聂行风爬起来奔进长廊。他有种感觉，陆天安就躲在里面。

暗门在聂行风的身后关上了，走廊顿时暗下来，他摸索着向前走。不久就看见尽头有微弱的灯光闪动，那是一间大厅。大厅的正中吊了盏小灯，房里的摆设在小灯昏暗的光线下游离着昏黄的颜色。而大厅的一角有一架巨大的四扇楠木雕屏，正有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

“别、别过来，否则我一枪打死你！”是陆天安。他的话虽说得狠厉，可惜颤抖的声线出卖了他的恐惧。聂行风立刻奔过去。

只见陆天安握着枪蜷在墙角，脸色铁青，头发凌乱，上衣的袖子也撕裂开了，看样子似乎刚跟人搏斗过。

见到聂行风，陆天安立刻举枪大叫：“站住！”

聂行风站在屏风旁，见陆天安身旁的供案上摆了许多雕刻怪异的木俑，其中一个木俑的脑袋上贴着写有自己名字的黄纸，他哼了一声。

“去自首吧！你逃不了的。”

“我知道我逃不了。没人能逃得了！他们的鬼魂来找我了，说要让我偿命……”陆天安歇斯底里地大叫，脸部因恐惧而剧烈扭曲着，指向聂行风的枪口不断颤抖。

“既知逃不了，一开始就不该杀人。你有几亿身家，为什么就容不下程菱？”

“几亿身家？哈哈……”陆天安狂笑起来，“那都是骗人的。我名下的公司一直都在亏损，只剩下个空壳，欠地下钱庄的钱又还不上，我只有死路一条……可哥哥还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他的私生女，还自作聪明地在遗嘱里追加了‘如果程菱遭遇不测，财产将自动捐献给慈善机构’这条，让我白设计了一场车祸……”

“所以你改变了计划。先绑架她，然后想尽办法把杀人嫌疑推到我的身上，利用舆论给人造成先入为主的想法。然后再将程菱弄成植物人，以照顾她为名接手她的所有财产。你是这么打算的吧？”聂行风揶揄道，“可惜算计到头来，你似乎还是什么都得不到……”

砰——！讥讽成功地将陆天安激怒了。在他扣动扳机的一刹那，聂行风忙闪身躲避，子弹穿过屏风射进对面的墙上。

陆天安大叫：“出来，我不信杀不死你！”狂吼中子弹齐发，其中一颗擦着灯泡射过，将前方古玩架上的水晶马击得粉碎。

“啊……”被震成蛛网状的灯泡经不住炽热灯光，瞬间爆裂四溅，有几小块碎片飞溅中扎在了陆天安的手上，顿时陆天安痛得号叫着丢下了枪，而脚下又被地上的杂物一绊，身体向前扑倒，把旁边的楠木屏风底部的支架撞歪……

聂行风正避在屏风下方！

整扇屏风顿时向聂行风倾倒过来，他在急切中想翻身滚开，谁知手按在了地上的灯泡碎片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只这一微微停顿，沉重的屏风已向聂行风当头砸下！聂行风情急之下忙用双手护住头……只听一声轰隆巨响后却没感觉到疼

痛，他疑惑地抬起头，发现屏风倒在了相反的方向——陆天安那边。

“董事长！董事长！”聂行风刚站起身，就见张玄从外面飞快奔进来，“你受伤了？”拉住招财猫上下左右前后仔细看，发现他只是手掌被扎伤，张玄松了口气，“老天，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奇观？我刚进来就看到一片火光，还以为是瓦斯爆炸，幸好祖师爷保佑，你没over……”

火光？哪里有火光？聂行风下意识转头看四周，看到的是那扇屏风，还有，屏风下方静静流淌出来的浓稠液体……刚才屏风明明是冲他砸下的，为什么会中途倒向反方向？聂行风百思不得其解，问站在张玄身后的颜开：“是你救的我？”

“不是。我一直跟张玄在一起，没感应到主人有危险。”

魏正义和楚枫很快赶了过来。

见他们勘查现场，张玄拉聂行风去外面，恨恨道：“陆天安居然把自己藏在这里，难怪我找不到他！你不去上班，跑到这危险重地来干什么？”

“我又看见那个白衣女人了。我怕你有危险，就赶来了。”

“我会有什么危险？刚才有危险的是你好不好？！还董事长呢，IQ这么低，随便一句话也信？”

小神棍生气了，聂行风识时务为俊杰，没敢提自己被鬼面神秘人推下楼的事。

支援的调查员很快就赶到了，大家合力把屏风搬开，陆天安已死去多时——甬重屏风将他全身的骨头砸得粉碎。

看到陆天安的惨状，聂行风惊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看着腕上的“S”印记，心想也许是张玄无意中救了自己。

调查员在那间密室里搜出了许多下咒用的道具木俑，除了聂行风的外，还有韩淮、赵渊等人的，从而推断陆天安在利用邪术杀人；并且，经鉴证，他燕尾服上的纤维跟在老汪骨髓处找到的黄金纽扣一致；再加上开枪拒捕，已足以证明一系列凶杀案都是陆天安在幕后操纵的。

没用一天时间，各家媒体就把这起富豪凶杀案详详细细地报道了出来，整蛊、下咒等说法不一……当晚在看到《财经X报》也不能免俗地刊登了同样的内容，聂行风直接将报纸扔进了垃圾桶。

“Game over了！董事长，背后灵是否可以申请撤离？”晚饭时张玄很殷勤地为聂行风夹菜添汤，顺便旧话重提。

“你不觉得事情解决得太顺利了吗？”聂行风反问他，“你有没有想过，陆天安究竟从哪里学到的邪术？他临死前又在恐惧什么？”

“有钱还怕学不到吗？”小狐狸自作聪明地插话，“大哥就经常说，聂大哥之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地奴役他、压迫他、欺负他，就是因为聂大哥有钱……噢，鸡汤快熬好了，我去看看，你们慢慢聊……”属于狐狸的动物本能总算没完全退化！霍

离话说到一半，就感到周围有寒流来袭，吓得立刻跑去了厨房。

聂行风看张玄，很平静地问：“我什么时候奴役你、压迫你、欺负你？”

“没。嘿嘿，别听小狐狸乱说。”

“好厉害耶！”小白及时为张玄解了围，在桌上踩着猫步看报纸上的木俑照片，两眼亮晶晶地说，“在木俑身上画画道符，再在上面贴个火字，就能把人烧烤了？这么厉害的招数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是火烧，不是烧烤！”为什么他家养的动物都这么好吃？张玄没好气地说：“上下几千年，天师一门源远流长，没听说过也没什么好奇怪。”

“听你的意思，你也不知道了？”聂行风脸露揶揄。

“我当然——”张玄被噎住了，好半天才恨恨道，“我当然不知道。否则BBQ时做个猪俑咒就可以烤全猪了，还用得着自己动手烤吗？”

啪哒——！小白从桌上成功地摔了下来。

连环杀人事件因陆天安的死亡而告一段落，不过媒体却依旧每天大篇幅地报道。聂行风担心程菱，跟她联络后才知道她为了躲避记者，暂时搬进了海边别墅。

接到聂行风的电话，程菱很开心：“一切终于都结束了。行风，谢谢你！要不是你，死于非命的那个可能就是我了。不过人死万事空……我打算接叔叔的尸骨回来安葬，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早得安息。”

“不等你堂妹回来吗？”陆婉婷在陆天安出事当天的早上就搭飞机出国了，至今还没有联系上。

“婉婷经常四处旅行寻找灵感，只怕很难联系到她。你能来我家吗？我想跟你商量看怎么处理叔叔的后事，我对这些一点儿都不了解。”

“好，不过我可以带几个朋友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

聂行风和程菱敲定当晚见面，随行人员张玄，外加两只小动物。

在去的路上，张玄开玩笑说：“董事长，是不是那别墅太偏僻，电力供应不足，所以你约会才带上我们三个，不，是四个大灯泡？”如果颜开也算灯泡的话……

“是，所以少说话多做事，回头我请你们吃火锅。”

“哇塞！你好歹也是董事长，就请我们吃火锅也不嫌丢面子……哇，路太陡，小心开车！”聂行风的跑车在狭窄的山道上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将张玄后面的话都甩飞了出去。

来到别墅，程菱已准备好了晚餐，很热情地请他们到二楼的大厅用餐。看到满

满一桌的菜肴，霍离很没出息地擦擦嘴：“好丰盛喔！”

“我不是很会做菜。不过现在非常时期，不想找人帮忙，请见谅。”

“不是啊，色香味俱全，一定好吃！”美食面前，小狐狸努力讨好。

菜肴的确做得很可口，聂行风奇怪地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了？我记得你以前最讨厌油烟味。”

“在国外的時候我一直是独住，时间长了自然就学会了。自己做比较合口味嘛。”程菱笑着给聂行风夹菜，那个心形指环随着手的移动不断耀出漂亮的光辉。

张玄看在眼里，酸酸道：“程小姐，你的指环好像是银的喔，你不觉得铂金刚石更能衬托出你高贵的身份吗？”

程菱看看那枚指环，微笑道：“不是呀，我倒觉得物的价值不能以金钱衡量。这可是行风送给我的唯一的礼物呢！”

行风？！他还从来没这么亲热地叫过招财猫！张玄很郁闷地吃完饭，起身说：“程小姐，我们能在别墅里随便转转吗？我家弟弟很喜欢老建筑。”

“可是，我还没吃完啊……”小狐狸的反驳没起到任何作用，在得到程菱的肯定回复后，张玄立刻揪着他的衣领把他拉了出去。反正董事长要跟他的旧情人花好月圆一阵子，他们就负责忙活他们的好了。

饭后，程菱引聂行风来到隔壁的客厅。客厅的前方有个大阳台，她打开门，海风吹了进来，伴随着低沉的海浪声。

“夜间的海很美。”

程菱去吧台倒了杯红酒给聂行风，又拿起自己的酒杯要跟他碰杯。

聂行风没回应，只是转着酒杯，笑道：“我刚才已经喝了不少酒，再喝下去我会会儿一定没法开车了。”

“你以前酒后飙车的胆量哪儿去了？只是红酒，喝一点儿不碍事的。再说就算你真醉了，这里有这么多房间，还怕没有你休息的地方吗？”

“不。”聂行风饶有兴味地看着杯中的红酒，淡淡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喝了这杯酒，还有命开车离开吗？”

程菱的脸色一变：“你说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这酒里应该混了迷魂剂之类的东西。刚才用餐时人太多，而大家的体质又各不同，不宜下药，所以药是下在这杯酒里的，对吧？回程有一段路很险陡，如果在开车中我的药性发作，那么驾车撞出护栏掉进海里一点儿都不奇怪是不是？”

程菱脸上的笑容有些僵：“行风，你醉了！不喜欢喝红酒的话就不要喝了，干吗开这种玩笑？”

聂行风的眼神犀利起来，将酒杯扔出了阳台，玻璃杯在岩石上撞出一声脆响后消失在海潮声中。他道：“我死了，你的计划才算圆满成功。大家都会把我的死归

结于陆天安的死前诅咒，而你也永远不必再担心被人发现正身，陆婉婷！”

“行风，你越说越奇怪了，我是程菱啊！”

“程菱从不叫我行风，她只叫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聂行风眼露嘲讽，“别再演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真是个蹩脚的演员！”

“噢？我演得蹩脚？”“程菱”的神情淡定下来，说道，“愿闻其详。”

“你跟程菱其实并不熟是吗？你把她的声音动作模仿得很像，可是对于她的一些小习惯，你好像并不知道。就比如，她不喜欢穿长裙，戴戒指喜欢戴左手，这个季节会用限量版香水，而不是你现在用的这款……”

视线扫过“程菱”手上的银亮指环，聂行风说：“你穿长裙，只不过是為了掩饰腿上被张玄开车撞伤的痕迹。”

“习惯是会改变的，毕竟我们分开了那么久，不是吗？”

“但有些不会变。程菱的菜烧得不错，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讨厌油烟味。”

其实来之前他已经很肯定这个女人不是程菱，而是陆婉婷。之所以还进行试探，是因为他始终不愿相信这世上会有人为了达到目的，残忍得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杀害。

“你的戏演得不错，可惜言多必失。你一定详细调查过我，所以知道我喜欢飙车，是跆拳道黑带……可这些都是程菱不知道的。”

从陆婉婷最开始的出现，聂行风就对她持有怀疑。因为他们的相遇太偶然了，而世上有很多偶然都是人为的必然。他和程菱交往时还没拿到跆拳道黑带，也从未在程菱面前玩过飙车，所以陆婉婷所说的那些话不可能是从程菱那里听来的。那只有一种解释——她调查过自己。

“陆婉婷说要回M国。可是在陆天安死后，调查局联络她时发现她搭乘的是由R国转M国的航班。她中途在R国海关出关，监控器有照到她的侧影，不过那证明不了什么，要找个身形脸型相似的人不难。你这样做是因为知道陆天安一死，调查局立刻就会联络陆婉婷，从这里到M国要十几个小时，而到R国不过两个小时，等调查局进行联络时那个假冒的早出了海关，根本无从查起对吗？”

“程菱”垂着眼帘，静默听着。

“韩潍、赵渊还有老汪都是你杀的，还画蛇添足地在老汪的手里放了那粒黄金纽扣，企图把所有疑点都指向你父亲陆天安。可是老汪是被人一棍致命的，根本不可能挣扎还夺了扣子握住。之后你又在陆家密室的供案上放了那些木俑，并催眠你父亲，导致他精神崩溃，持枪拒捕。那个推我下楼的鬼面神秘人也是你，目的是为了引我进密室……可惜你只顾着布局，忘了掩饰身上的香水味。”

陆天安把自己藏在密室里不是为了施咒，而是因为恐惧，这从他胡乱开枪的行为中可以看出。聂行风事后曾看过陆家的房屋建筑图。陆天康似乎有把楼房建成迷宫的嗜好，房里除了那间密室外，还有许多隐秘的通道，鬼面神秘人就是利用通道

从容离开的。而知道这些的除了陆天安外，就只有陆婉婷一人。

“你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接近我。长黑发、金边眼镜、低沉嗓音，跟程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象，让我潜意识地认为你们是两个人。其实如果把这些道具去掉，会发现你们很像，毕竟是堂姐妹。我上次来这里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后来想想，原来是那些雕塑。一个真正喜欢雕塑的人一天都离不开雕塑刀，可这里摆的都是半成型的雕像。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沉醉雕塑的人暂时放开她喜爱的艺术……”说到这里，聂行风微微停了一下，发觉自己的话中似乎有漏洞。

“是杀人艺术。”

低沉婉转的声音打断了聂行风的沉思，那是属于陆婉婷的声音。陆婉婷微笑着：“你说得大致不错。不过我想纠正的是，杀韩潍等人的是我父亲，我的任务只是扮演程菱而已。”

“那为什么到最后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过？钱真的那么重要？”

“不单单是钱的问题！”陆婉婷将手中的酒杯抛出阳台，吼道，“我父亲眼里只认得钱，从来都瞧不起雕塑艺术。他奚落我、讥讽我，甚至在第一次没有成功杀死程菱后，强迫我跟一个老头子结婚，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对方的经济援助！有他在，我根本就无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他只有死！现在，他死了，我的身份是程菱，陆家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

“这女人简直是疯了。”张玄推门进来，手里拿着黑色的假发套和鬼面，还有一些木俑，他对聂行风道，“这些是从中空的雕像里找到的，可以当物证告她。”

聂行风转头看陆婉婷，眼神里不无怜悯：“去自首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

“自首？哈哈，我为什么要自首？单凭这些东西你根本没法告我杀人……”

“那么，这个呢？”聂行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道，“我想刚才我们那些对话足可控告你了。”在这之前的所有推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所以聂行风才想到用手机录音这招，不过他没料到陆婉婷会这么轻易就承认罪行。

“把它给我！”看到手机，陆婉婷的脸色立刻变了，掏出手枪对准聂行风。

“连枪都准备好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我们！”

子弹随聂行风的话声同时发出，却在中途被颜开用能力挥到了一边。

陆婉婷大惊失色，慌忙猛扣扳机。可是连发子弹在不用遵守这个世界法则的颜开面前毫无用处！

只见那些子弹被颜开挥手笼住，一齐抛向窗外，紧接着一道凌厉的气流击向陆婉婷，将她卷倒在地。

“喂，别抢我的风头！”见自己还没动手问题就已解决，张玄不甘心地大叫。

聂行风上前将陆婉婷制住，夺下她的枪，将她揪起来。

“你真要告我吗，聂先生？”被制服，陆婉婷没惊慌，脸上露出诡异的笑，“程菱还没死。可知道她在哪里的人只有我，我将她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即使

你这位天师朋友也无法找到她。你选择吧！是抓我去投案，还是救你的女朋友？”

“前任女友！”张玄出言纠正。

“Yes！”霍离和小白力挺自己人。

聂行风松开了手：“我答应你不追究之前的事。带我们去找程菱。”

“好呀。”陆婉婷微笑着整整衣衫，把手放进口袋。

觉得她的这个姿势很怪异，聂行风警觉心起，连忙闪身躲避。与此同时，聂行风身后的书架被子弹爆出了一个洞。原来陆婉婷的身上放了两支枪。

“该死！”颜开被她的卑劣行径激怒了，下手毫不留情。

紧跟着，陆婉婷被颜开击飞，撞破旁边的菱形雕镂的木窗，翻了出去……凄厉悠长的嘶叫很快就淹没在潮声中——

“糟糕！”聂行风和张玄同时奔到窗口向下看，所看到的只有阴恻恻的嶙峋悬崖，以及惊涛拍岸……至于陆婉婷，早没了她的身影。

张玄转头看颜开，他因为生气，全身电光回旋，比霓虹灯都闪亮。

“下次别充太足的电，你看，一下子就把人给打没了。”

“她敢害主人，尸骨无存已是最轻的惩罚！”颜开素来冷清的脸上布满怒气，显然对刚才没能及时阻止陆婉婷开枪耿耿于怀。

霍离也趴在窗户上往下看，问：“现在去救陆婉婷的话，不知能不能找到？”

小白摆摆耳朵，不屑道：“能。幸运的话，你可以找到一具尸体。”

张玄看看阴暗的海面，也觉得陆婉婷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程菱的东西做引吗？我知道楼下有件东西是她的。”经常见张玄使用天师能力找人，聂行风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跑去楼下取古犀，却发现它不见了，只好返回。

“董事长，你对自己的前任女友还真是情有独钟啊。都分手这么多年了，居然还记得她喜欢的香水牌子，戴戒指的习惯……东西在哪里啊？”

“找不到了。”古犀可能被陆婉婷收起来了。不过现在就算它还在，聂行风也决定无视。听了这番酸溜溜的话，他要是还把程菱的东西拿出来，那才是白痴呢。

找出程菱被囚禁的地方其实很好找，就在一楼陆婉婷工作室墙后的密室里。找不到密室的开关，张玄让颜开直接把墙壁砸开了。

墙壁后有个很小的储藏格，程菱就蜷在里面——全身被反绑着，嘴巴也被封箱胶带封住，对他们的出现毫无反应。

聂行风把程菱扶出来，发现她已呈半昏迷状态，忙替她把绳索解开，胶带扯掉。

张玄试试她的呼吸，道：“没事，只是虚弱些。不过要是再在这里关上几天，一定挂了。”

“先送她去医院。”

【八】

程菱只是因严重脱水而导致昏迷，在医院输上营养液后，心律就逐渐稳定了下来。聂行风把她安置好后，给调查局打了电话，简单说明了发生的事。

魏正义答应立刻派人搜索那栋别墅，顺便打捞陆婉婷的尸体。

调查员在别墅里找到了许多诅咒木俑，跟之前在陆家发现的完全一样。并且在陆婉婷的电脑里查到她跟人交易替身乘机的留言记录，再加上聂行风提供的录音物证，基本上可以断定陆婉婷的犯罪事实。不过程菱因受惊过度，醒来后精神状态一直很不稳定，还无法接受调查员的询问。

“招财猫的桃花要开了。”病房的百叶窗没拉上，张玄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看聂行风为程菱削苹果，而程菱则靠在床头微笑着看他，表情宁静安然。

“桃花？”颜开反问，“不是你吗？”

张玄斜瞥他一眼：“你不觉得我现在的存在跟你很相同？那就是——碍事。”

“你们在聊什么？”聂行风恰好走出来。

“在聊你什么时候把背后灵收回去。”

张玄看看表，还好，招财猫探病只用了十分钟。透过窗户，他看见程菱正依依不舍地往外看，手里还拿着一个削了皮的苹果。看来他家董事长超不解风情。

“这么快就走？人家小姑娘刚重病初愈，正希望你陪伴呢。趁机加加油的话，说不定能旧情复燃。”

看看张玄嬉皮笑脸的表情，猜不透他是在说笑，还是真心话。聂行风哼了一声，淡淡道：“我看颜开还有必要再陪你几天。”

“不要啊，董事长，我错了！”这几天颜开跟得紧，半点儿个人隐私都不给他，连早上睡个懒觉都被吵。聂行风把杀手铜亮出来，张玄立刻举手求饶，“事情都结束了，求求你把背后灵收回去吧！要是被人知道我这个天师还要靠人保护，还有谁愿意找我做买卖？”

聂行风上了车，见张玄还在身旁不停地嘀咕，便问：“你觉得事情真结束了吗？”为什么他的心还依旧发慌？是担心那个白衣女人再次出现，还是担心陆婉婷其实没死，伤害到张玄……

“当然，陆婉婷的尸体都找到了，还不叫结束？你以为这是肥皂剧，几百集地演？”

聂行风一愣：“什么时候找到的，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刚才你很温柔地给程菱削苹果皮的时候，热血青年来电话告诉我的。不过找是找到了，却是一堆白骨，后脑颅骨碎裂，可能是落崖时撞在突出的岩石上了，当场死亡。法医的鉴定结果证实是陆婉婷。所以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